



阅读

第548期

报纸的故事

□ 孙犁

一九三五年的春季，我失业家居。在外面读书看报惯了，忽然想订一份报纸看看。这在当时确实近于一种幻想，因为我的村庄，非常小又非常偏僻，文化教育也很落后。例如村里虽然有一所小学校，历来就没有想到订一份报纸。村公所就更谈不上了。而且，我想要订的还不是一种小报，是想要订一份大报，当时有名的《大公报》。这种报纸，我们的县城，是否有人订阅，我不敢断言，但我敢说，我们这个区，即子文镇上是人没订过的。

我在北京住过，在保定学习过，都是看的《大公报》。我认为这是一份严肃的报纸，是一些有学问的，有事业心的，有责任感的人编辑的报纸。至于当时也是北方出版的报纸，例如《益世报》《庸报》，都是不学无术的失意政客们办的，我是不屑一顾的。

我认为《大公报》上的文章好。它的社论是有名的，我在中学时，老师经常选来给我们当课文讲。通讯也好，有长江等人写的地方通讯，还有赵望云的风俗画。最吸引我的还是它的副刊，它有一个文艺副刊，是沈从文编辑的，经常登载青年作家的小说和散文。还有小公园，还有艺术副刊。

说实在的，我是想在失业之时，给《大公报》投稿，而投了稿子去，又看不到报纸，这是使人苦恼的。因此，我异想天开地想订一份《大公报》。

我首先，把这个意图和我结婚不久的妻子说了说。以下是我们的对话实录：

“我想订份报纸。”
“订那个干什么？”
“我在家里闲着很闷，想看看报。”
“你去订吧。”
“我没有钱。”
“要多少钱？”
“订一月，要三块钱。”
“啊！”
“你能不能借给我三块钱？”
“你花钱应该向咱爹去要，我哪里来的钱？”
谈话就这样中断了。这很难说是愉快，还是不愉快，但是我不再往下说了。因为我的自尊心，确实受了一点损伤。

是啊，我失业在家里待着，这证明书就是已经白念了。白念了，就安心在家里种地过日子吧，还要订报。特别是最后这一句：“我哪里来的钱？”这对于作为男子汉大丈夫的我，确实是千钧之重的责难之词！

其实，我知道我还是有些钱的，作个最保守的估计，她可能有十五元钱。当然她这十五元钱，也是来之不易的。是在我们结婚的大喜之日，她的“拜钱”。每个长辈，赏给她一元钱，或者几毛钱，她都要拜三拜，叩三叩。你计算一下，十五元钱，她一共要起来跪下，跪下起来多少次啊。她把把钱，包在一个红布小包裹里，放在立柜顶上的陪嫁大箱里，箱子落了锁。每年春节闲假的时候，她就取出来，在手里数一数，然后再包好放进去。

在妻子面前碰了钉子，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向父亲要，父亲沉吟了一下说：“订一份《小实报》不行吗？”我对书籍、报章，欣赏的起点很高，向来是取法乎上的。

《小实报》是北平出版的一种低级市民小报，属于我不屑一顾之类。我没有说话，就退出来了。

父亲还是一个爱子心切，晚上看见我，就说：“愿意订就订一个月看看吧，集响多掬一斗麦子也就是了。长了可订不起。”

在镇上集日那天，父亲给了我三块钱，我转手交给邮政代办所，汇到天津去。同时还寄去两篇稿子。我原以为报纸也像取信一样，要走三里路来自取的，过了不久，居然有一个专人，骑着自行车来给我送报了，这三块钱花得真是气派。

他每隔三天，就骑着车子，从县城到这个村，然后又通过弯弯曲曲的，两旁都是黄土围墙的小胡同，送到我家那个堆满柴草农具的小院，把报纸交到我的手里。上下打量我两眼，就转身骑上车走了。

我坐在柴草上，读着报纸。先读社论，然后是通讯、地方版、国际版、副刊，甚至广告、行情，都一字不漏地读过去以后，才珍重地把报纸叠好，放到屋里去。

我的妻子，好像是因为没有借给我钱，有些过意不去，对于报纸一事，从来也不闻不问。只有一次，带着略有嘲弄的神情，问道：“有了吗？”“有了什么？”“你写的那个。”“还没有。”我说。其实我知道，她从心里是断定不会有的。

直到一个月的报纸看完，我的稿子也没有登出来，证实了她的想法。

这一年夏天雨水大，我们住的屋子，结婚时裱糊过的顶棚、壁纸，都脱落了。别人家，都是到集上去买旧报纸，重新糊一下。那时日本侵略中国，他们的旧报，如《朝日新闻》《读卖新闻》，都倾销到这偏僻的乡村来了。妻子和我商议，我们不是也把屋子糊一下，就用我那些报纸，她说：“你已经看过好多遍了，老看还有什么意思？这样我们就可以省下块数来钱，你订报的钱，也算没有白花。”

我听她讲的很有道理，我们就开始裱糊房屋了，因为这是我们的幸福的窝巢呀。妻刷糊我糊墙。我把报纸按日期排列起来，把有社论和副刊的一面，糊在外面，把广告部分糊在顶棚上。

这样，在天气晴朗，或是下雨刮风不能出门的日子里，我就可以脱去鞋子，上到炕上，或仰或卧，或立或坐，重新阅读我所喜爱的文章了。

(摘自《孙犁散文选集》百花文艺出版社)

生活里没有书籍，就好像没有阳光；智慧中没有书籍，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。知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阅读则是了解人生和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和最好途径。

鲁迅与“治愈”

□ 毕飞宇

在手机上，关于文学，或者关于文艺，最为动人的短评也许是这样的：“太美好、太温暖了”。接下来势必就是医学结论——“治愈”。在我看来，这样的短评本身就很有趣，天底下还有什么比“治愈”更好的事情呢？没有人不渴望治愈。

老实说，我很久没有读鲁迅了。在我的记忆里，鲁迅没那么多的美好和温暖，读多了，我们不仅不能得到治愈，相反，我们的心窝子会凭空拉出一道血口子。远的不说，就说100年前的那篇《祝福》，祥林嫂一口一个“我真傻”，“傻”过来“傻”过去，读的人免不了抑郁。都抑郁了，还治愈什么呢？

但是我爱鲁迅。他让人清醒。这就是我每过几年就要读一点鲁迅的根本缘由。还是回到祥林嫂吧，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她的样子。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，每一个读过高中的中国人都能记得祥林嫂的模样：她的头发、她的肤色、她的表情、她的眼神、她的随行者。对，鲁迅只交代了这五个元素。这五个元素决定了祥林嫂的命运，几十个小时之后，她将变成路边的一具冻尸，然后，她就什么都不是了。

事实上，鲁迅还交代了祥林嫂身上的第六个元素，因为老师们不太讲，它就很容易被我们忽略——祥林嫂“手脚都壮大”。是的，祥林嫂有一双大手，还有一双大脚。在我看来，大脚才是祥林嫂身上最为惊心动魄的一个元素。道理一点也不复杂，新文化运动和我们的身体有关。关于身体，新文化运动最大的关切就是中国女性的脚，就是如何把中国女性的金莲变回天足。千百年来，那条漫长的裹脚布是如何戕害中国女性的，已经不用多说了。但是，鲁迅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中国女性的自我解放，焚烧一条裹脚布还远远不够。只要女性不“主义”，无论祥林嫂是在何种条件下成为大脚的，她的大脚也仅仅让她成了一具大脚的、“四上下”的尸首。

让我们把时光倒退到100年前，1924年3月的上海，订阅《东方杂志》的读者们收到了他们的刊物。那时候没有手机，也没有跟帖和“10W+”。但我可以确定一件事，一定有这样的读者，他或者她，读了《祝福》，放下了手中的《东方杂志》，陷入了沉默。这沉默也许延续到了深夜，甚至延续到了第二天的黎明。悲伤的死亡从来不是一件小事，尤其是，这样的死亡完全有可能落在自己身上。这正是虚构的力量，也正是虚构的意义。现实的死亡有可能是一个个案，也有可能是一场意外，而虚构的死亡却更本质、更直接，它是预示，是降临或者提前。巨大的半径展现了它的普遍性，它带来的是觉察与恐惧，让你看见了自己。

不要责怪鲁迅不美好、不温暖。鲁迅不可能给我们带来手机式的“治愈”。读鲁迅也许会让人失眠，然而，失眠之夜的黎明时常连接着求生者的暗道，它关乎生命，关乎未来。

(摘自《收获》公众号)

想起东坡的“雪堂”

□ 鲁先圣

想起苏东坡曾经有一间“雪堂”，把大雪纷飞的情景绘于四壁之上，或伏案读书，或挥毫泼墨，置身于那种纤尘不染的高洁心境，一直为我向往。

任何一个人，都要确立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坐标。这个坐标实际上就是你人生的导航，有了它，你人生的方向才不会迷失；相反，你就如水上飘萍，游移不定，居无定所。

“良田万顷，日食三餐；大厦千间，夜眠八尺。”这句话出于《增广贤文》。意思是，纵有良田一万顷，每天也只不过吃三升米而已；纵有宽大的房子一千间，晚上睡觉也只不过占用八尺的地方。

这话的意思很明白。生活的温暖、快乐、幸福和满足，并不是来自于我们人生中那些颠覆性的轰轰烈烈，而是我们每天所必需的琐碎的生活细节和油盐酱醋茶，这一件接一件的小事，有一件出错都会让我们措手不及，如鲠在喉。所以，那些每天红光满面充满幸福的人，一定是在每件细微琐事上精致、讲究、上心的人。相反，在一些小事上得过且过、敷衍了事的人，必定蹉跎一生。

因为我每天都是凌晨四点左右起床，而且坚持了几十年，最近一些朋友就把一篇《早起的人是可怕的观点》的文章转给我看，意思是我的作息习惯契合了文章的观点。其实，我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，我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盲目，如果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，你再早起再勤奋也是枉然。

所以，最重要的，不是每天几点起床，而是检查一下自己，你每天做的事情是有意而不盲目的吗？

有人问我，什么是成功？我说，就是在他自己的人生道路上走得很远。大多数人之所以不成功，关键是总在东张西望，总是朝秦暮楚，或总是走走停停，这山望着那山高，所以到了最后还停留在原点。坚定不移地朝着一个方向走，持续发力，不羡慕他人，你就一定越走越远。

一个人最重要的是精神的成长，这会让你渐渐与世界的趋势同步，融为一体。可是，很多人到了一定年龄，这种成长却停止了，甚至走向歧路，偏激、愤怒大抵都是如此，悲剧也就在所难免了。

一个青年读者告诉我，他遇到了重要的人生问题，自己难以抉择，希望我帮他拿主意。我说：不，越是重要的问题，越需要独自面对。因为，只有自己思考的结晶，才是最适合自己的。重要的是，你不论面对何种困境，都不要丧失信心。

少年时代，我读到一部《羊皮卷》，其中有一篇文章中说，在人生的大海边，有一块看起来与普通石子一样的石子，是价值连城的钻石，只要不停地寻找，你就会找到它。对此我坚信不疑，一直在不停地寻找它。现在，我明白了，经过我几十年的寻找，钻石，原来就在我的书桌上。

(摘自2024年6月4日《羊城晚报》)

平台

□ 季湘

小王会做豆沙酥饼，每天在村小学门口摆摊卖，生意最好的时候能卖50个。

一年后，小王到镇上开了一家酥饼店，生意最好的时候每天卖过800个。但小王还是觉得销量少，于是他跟别人学开网店，在网上卖豆沙酥饼。经过两年的努力，最高峰的那天，他卖了20000个。

酥饼还是那个味，换了“平台”售后，销量便大增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不要抱怨自己不够努力，而是要选准平台，那样会事半功倍。

(摘自2024年5月28日《今晚报》)